

1938年，北平故事，民国市井百态

天桥演义

沈家和◎著



朝華出版社

沈家和◎著

天桥演义



第 29 回

十八狱户户怜孤寡 刘大海痛斥胖红玉

上回说到唐二提着一只虎张叫穷，问他是谁指使的。张叫穷被逼不过，吭吭吃吃地说：“是伏地皇上朱六叫我们来的……”

“啊！”人群中几个人不由得惊呼，因为这太出人意料了。今天这场血洗林家湾儿，人们原以为是陆鸿奇家使钱雇天桥五虎当打手，以打群架挑起头儿，最后血洗刘大海家。没想到张叫穷说出来的是朱六。这个西霸天居然对林家湾儿和刘大海一家打起主意来，这可不是个好兆头。最为惊讶的是人群中的一个花白胡子，有点罗锅腰，戴破草帽的人，此人正是刘世才。他摘下破草帽扇着风，冲唐二高声喊道：

“把这个癞狗子放下，给他留条活命，让他滚！”

“去你奶奶的！”唐二把一只虎张叫穷摔在地下说，“不是怕脏了俺的手，俺非劈了你不可！”

在人们的哄笑声中，张叫穷从地上爬起来，抹抹嘴上的泥，撒开鸭子，抱着蹶子跑了。

天桥五虎血洗林家湾儿，给这条小胡同带来了巨大灾难。公记料器厂老板张贺新，惨遭天桥五虎一顿毒打，又在厕所里憋了一个多钟头，当天夜里就病倒了，昏迷不醒说胡话，发高烧。料器厂的几个工人帮着老板娘照料着，又把重生诊所的孙大夫请来。孙大夫说，张贺新的病是由于过分受刺激，光靠药不行，得治他的心病，最好是让他安静下来，静养几天就好了。

被出山虎白秃光活活打死又用大城砖把下身砸得血肉模糊的马顺子，



躺在垃圾堆上，惨不忍睹。马顺子的老婆和两个孩子趴在马顺子的尸体旁边，哭得死去活来。人们围着这一家老小，有的陪着掉泪，有的恨得牙根儿疼。唐二眼瞧着这个惨景，心里头像火烧似的，他大喝一声：“俺就不信没有公理了！走，找他们讲理去！”说着，他就要弯腰抱马顺子的尸体。人们明白他的意思，拉住他，有人找来一块门板，把马顺子的尸体抬着走，没几步路，就到了出山虎白秃光的家。

那白秃光吃了唐二一顿拳脚，正躺在家里哼哼呐，见林家湾儿的住家户抬着马顺子的尸体找到他门上来了，他哆哆嗦嗦地爬起来，迎到院子里，又是打拱又是作揖地说：“兄弟的不是，兄弟的不是！兄弟酒后失手打了马顺子几下，可没舍得下黑手呀！马顺子在我的车棚看了这么些年车，没有功劳，也有苦劳，我能忍心下手吗？”

“俺问你，是谁搬城砖砸马顺子下身来着？”唐二挤出人群，紧靠着白秃光问道。

“啊！”白秃光一见着唐二，吓得魂儿全没了，他怕唐二把他揍扁了，忙改口说：“朱六把我们哥儿几个灌醉了，我造了孽我该死！我包赔损失，我掏钱发送马顺子还不行吗？”

“你得偿命！”唐二这一声吼，震得房顶直掉土。

“是，是！各位父老，我造孽了，我有罪，听凭官断！”在唐二和众乡里街坊的威逼下，白秃光不得不承认是他偷了客人的那辆德国钻石牌倒轮闸新自行车，还当场从他堂屋的一排各种进口车中推出这辆车来。唐二当场对大伙说：“得把这辆车送到法院去，这车子是马顺子冤死的证据，你们说对不对？”人们一个劲儿点头称是，在人群后头的刘世才也暗暗点头称赞唐二的这个主意好。白秃光拿出钱来，口口声声说是早点埋葬马顺子为好。街坊们看出白秃光的滑劲儿来，知道他是怕法院验尸，想要赖。人们争着揭他的坏心眼儿，指着鼻子跟他讲理。白秃光急赤白脸地说：“我……我觉得乎着人死了……入土为安！”

外五区警察分署为了平息民愤，把白秃光抓走了。

在为马顺子料理后事的过程中，唐二不声不响地跟着忙活着。跟他一块儿忙活的还有刘大海。

林家湾儿又恢复了往日那种嘈杂忙乱的景象。而且，比天桥五虎血洗林家湾儿之前更乱哄了。这是因为，在这条小胡同里，又多了几处断断续



续的哭嚎声。

一处是公记料器厂老板张贺新家里。张贺新虽经重生诊所的孙大夫治了几回，还是不见大好。他也吃也喝，就是老神神道道的，特别是他一看见茅房的那扇破木头门，就吓得大喊大叫。他的神经有点错乱了。他有两房太太，原配是在老家娶的，相貌丑但人老实，脸盘子大但是两只脚很小。她一辈子没生养，在丈夫面前好像有愧。她见丈夫成了这样儿，心痛，着急，可她又一点辙也没有，只会一手，就是拉着长声哭，还一边哭一边数落。那声音乍一听别提多惨人了。

张贺新的二老婆张袁氏是个有心路的人，她不哭不闹，心里头憋着一肚子气，暗暗地打着自己的主意。她年岁不大，有一双儿女，跟着丈夫把厂子办得很红火。她对天桥五虎上门欺侮她丈夫，感到有些蹊跷。特别是张叫穷指名道姓地让她丈夫赔四百块钱，这更增加了她的一桩心事。她家开的料器厂，是从山东博山县购进琉璃料，主要是琉璃烟嘴子、琉璃珠子、镯子、鼻烟壶、琉璃瓶、碗、花球之类的东西。这些东西进来时全是坯子，要经过镶嵌、琢磨、雕刻、抛光、绘画各道工序，制成高档工艺品。过去，她家厂子的产品一直在前门外珠宝市几家古玩店里出售。可这两个月，一连有三家古玩店拒绝经营她家的料货，她和丈夫张贺新一直闹不清是怎么回事儿。为了不造成积压，她和丈夫商量自己在珠市口或山涧口一带买两间铺面房，自己开个料货庄，省得老受别人挤兑。没想到，正在这时，又平白无故地生出祸事，丈夫被打成这个样子。她丈夫是制作高档料货的高手，特别是画鼻烟壶，更有一手绝技。如今这一病，厂里的担子全压在她身上了。她心里着急，却不露出来，还得劝张贺新的大老婆：“你就别哭了。那天桥五虎毒如蛇蝎，他们怕你哭呀？”可是说归说，大老婆心里窝得慌，你不让她哭行吗？

林家湾儿的另一处哭声，就是从马顺子家里传出来的。那可真叫惨呀！因为马顺子被白秃光那几个坏种打死后，白秃光又给了马顺子下身两城砖，等把棺材买回来，要入殓时，马顺子的下身已经腐烂，直流汤，生了蛆，招来许多苍蝇。人们帮着打开棺材盖，撩开马顺子身上的布单，要把尸首装进棺材。可是一看马顺子下身，人们皱着眉头扭过脸去，马顺子的老婆一下子昏倒在地，两个孩子哭着爬到爸爸的尸体旁边，伸出小手，哄赶苍蝇，把爸爸身上的蛆捡下来，可是捡也捡不净。唐二蹲下身



子，一手一个把俩孩子拉开。他懂得俩孩子的心意，他双手齐下，把马顺子下身的装裹衣服扒下来，连捧带拨拉，把尸体上能找到的蛆都拾掇干净，又两手一抄，把马顺子的尸体抱进棺材，冲大海和同院帮忙的街坊们一挥手，让人们钉盖子。正在这时，苏醒过来的马顺子的老婆和俩孩子一齐向棺材扑去，女人们忍不住了，陪着那娘儿仨一块哭。男人们有的摇头叹气，有的往旁边躲，不忍瞧下去。唐二在这一片哭声中蹲在地上，两手抱着光头，手上沾的马顺子尸体上的脏东西全抹到光头上，黑一道白一道的。他长叹一声，闭上双眼，眼中滴出泪珠来。

唐二从马顺子的惨死，想起自己和亲人的遭遇，心里像开了锅似的翻腾开了。他望着拼命扒着棺材盖，舍不得亲人被钉进棺材里的那娘儿仨，心里响起刘世才的话：“天桥这块地方，这块杂八地！那些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霸，根本拿穷人的命不当一回事儿。那些整天唧咕坏水儿的混混儿，骑在穷人的脖子上拉屎，还得叫你趴在地上把屎吃下去。到了天桥这块地方，马马虎虎过日子可不行！你得处处留神，时时小心……”唐二想起自己从玉成估衣铺买行李，到中了孙平九的圈套蹲班房，这使他悟出一些天桥社会的真相来：赵庆吉、孙平九、麻雷子、草鬼子、胖法官、陆大肚子这些人正是那些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霸；天桥五虎是混混儿，在欺负穷人时，他们套着环！刘世才、大海一家、大兵黄、蹭油的、朱二麻子、陈和尚这才是正经八百的正派人。他想起自己蹲班房遭拷打的情景，心里不由得缩紧了，暗暗思忖道：“俺这五尺多高的汉子，到天桥还让那些神魔鬼道的东西弄到班房里去哩。俺那孩子她娘，俺那翠翠，傻傻乎乎的，到了天桥这么些日子，该遇到啥样儿的坏种啊！她们的日子又怎么过啊！”听到张叫穷说出他们的指使人是朱六，又使唐二心头动了一下，“朱六？朱六是个啥人物？对了，俺想起来了！刘世才大哥跟俺说过，天桥地面上有四霸天，南霸天是孙平九，东霸天是赵八。这个朱六是西霸天，他为啥要到林家湾儿找大海家过不去呢？”对这个问题，唐二当然找不出答案来。亲人的影子不住地在他眼前晃动，他心里憋得难受，他也想喊，也想大哭一场。可是当他一眼看到扒着棺材的那三口子，又替这几个孤儿寡母揪起心来。

马顺子从二十几岁就给白秃光看车棚子，三十出头才找了个寡妇成了家。如今四十出头，一命归西，留下俩孩子，大的是个姑娘，才九岁，叫



妞儿，长了一副怪俊的模样儿；二的是个小子，才八岁，叫大宝。姐弟两个下边还有几个弟弟妹妹，可是一落生就都送人了。这娘儿仨，跟在棺材后头那个哭呀！整条林家湾胡同没有不掉泪的。从坟地回来，大宝娘拉着两个孩子还是一个劲儿地哭。这也难怪，她们往后吃什么呀？喝什么呀？孩子们怎么活呀？这些事情，大宝娘能不想吗？她能不哭吗？

进了大杂院儿，唐二粗声粗气地对大宝娘说：“大嫂子，要依俺说，你就住声吧！光哭顶啥用呀？能当吃？能当喝？俺看出来了，穷人要活命还得靠穷人，鱼帮水，水帮鱼。你们娘儿仨饿不死！”

“这位兄弟，我那当家的死得冤呀！”大宝娘果然止住了哭声，她泪眼朦胧地看着唐二说，“那天我们当家的从存车棚回来，就念叨掌柜的在他那个车棚里看中了客人的一辆外国车子。他说掌柜的要是真把客人的车子推走了，这盆屎汤子准得扣在他的头上。没想到那天吃了晚晌饭就……”大宝娘又抽泣起来。

“嫂子，俺说句话，你得听俺的。”唐二劝道，“俺也是有难处的人，俺孩子她娘，还有俺那闺女，到这会儿还没下落，俺心里头也不好受呀！你也想开点儿。俺回去跟大海合计合计，想法儿帮你一把。大哥的仇要报，日子也得过啊！”

“这个大兄弟算说着了。”院里的冯大妈接茬儿说，“老天饿不死瞎家雀儿。大伙儿能看你笑话吗？”

“谁说不是呢？唉，你真得想开点儿！”卖糖葫芦的朱三爷也说，“这年头，谁家没有一本难念的经呀？想开点吧，好死不如赖活着！”

在人们的劝说声中，大宝娘止住了哭声，挨着个儿向唐二和同院的街坊们道谢。要说穷人向着穷人，真是一点不假。全院的街坊，一户不落，全来了。他们这个院，人称“十八狱”，意思是住着十八家穷人，一户更比一户穷。您就挨户儿数吧。院里的“首富”是住在东厢房的冯大妈，就是刚才劝大宝娘的那个老太太，她有俩儿子在前门东车站拉排子车。俩小伙子有力气，不光拉车，连搬带卸，揽全活儿。哥儿俩养活一个老娘，所以日子宽裕一些。可也宽裕不了多少，也就是能吃上窝窝头，刮风下雨天用不着去借印子钱。

卖糖葫芦的朱三爷家倒也说得过去，老头子自个儿上永定门外果子市买回山里红蘸冰糖葫芦，装在筐箩里上天桥的各个戏园子卖去。那年头戏



子们为了糊口，每天从早唱到晚，朱三爷也是每天赶早儿就出门了，到快晌午了，卖下几个钱来，他的俩儿子就跑到戏园子把钱拿回来，买杂和面儿再做饭。朱三爷的老伴领着个大闺女，一年到头赶早儿上永定门脸儿的几个大车店敛客人们的脏衣服，回来洗干净了再送回去，挣些钱。因为多这一份进项，他家的日子也就在全院里头算过得去的户了。

除了这两家，那十几户就够呛了。南房一拉溜儿五间：头一户是做小买卖的张家；第二家当家的是小丁，拉洋车；紧挨着小丁家是汪大个儿，是妓院的大茶壶，老婆当妓女；剩下那两家也差不多。东边一拉溜儿也是五间房，住五户。这里头有扛“窝脖儿”的老乔家。扛窝脖儿是老年头北平的一种特殊的苦力搬运夫。有些人家闺女出阁嫁妆不多，便把女孩儿所用的东西放在箱子里，由扛窝脖儿的人扛在头与背之间，头向下低着，从女家运到男家，不管道儿多远，中间也不许歇着。东边还住着一家卖“烂摘熟”的，就是整天泡在永定门外果子市，见有鲜货到了，上前帮人卸货，帮人挑捡出好的，剩下的一堆烂果子，给人家仨俩的买来，担到天桥去卖。其他五户，有捡破烂的，捡烟头的，上鞋厂纳大底子的，蹬三轮的，卖面茶的，您就数吧，五行八作，那叫全。大宝娘挨着个儿谢过之后，人们各回各屋，各奔各的饭辙去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冯大妈给大宝娘端过几个热窝头来；朱三爷让闺女给送来半盆子豆汁和一盘辣咸菜丝儿来。

第二天，刚蒙蒙亮，唐二就夹了条小麻袋奔菜市口溜达下去了。当时北平南城有不少“晓市”，也有叫“鬼市”的，是专门出卖破烂儿的市場；这儿也有人卖好东西的，就是来路不好——小偷扒手“奔来”的东西。这些东西上市的最好时间就是天蒙蒙亮的时候，似明非明，买卖也能做，东西也能挑，就是看不真，正好，失主没办法来追脏，也不容易犯案。这种鬼市天桥附近也有，可就是没有菜市口西边土地庙的鬼市场面大。天大亮时，唐二从鬼市背着满满的一麻袋铁货回来了。在进三角市场南头路西拐角时，有人拦住了唐二。

“哎哟！这是谁呀？”刚在全来顺吃了一盘羊肉包子，喝了一碗绿豆粥的云里飞柏保川一边剔着牙，一边冲唐二打招呼说，“我说唐二兄弟呀，听说你昨儿个在林家湾儿大显身手，把天桥五虎打得像兔崽子似的，那可真叫解气！”

“柏大叔，俺有啥身手呀？俺就是看不惯那群欺男霸女的坏种糟害人，



您可别这么说。”唐二来天桥一阵子，跟天桥那些出了名的艺人都熟了。云里飞是天桥八大怪的头一位。他叫柏宝川，是老云里飞柏云林的大儿子。柏云林是天桥第二拨“八大怪”的第二位。头一位是让蛤蟆教书的老头。柏云林原是京剧演员，他武功好，能翻能打，他的“跟头”能在空中翻一圈再落地，京剧舞台上称之为“云里翻”，人送外号“云里飞”。光绪三十四年“国丧”期间不准唱戏，他生活无着，不得不到天桥撂地卖艺。除了卖艺，他还唱戏，只是不敢穿五颜六色的行头，不戴盔头，甚至不敢化妆，只戴一顶纸烟盒糊的帽子，穿一件旧长衫，连说带唱，一人扮几个角色。由于他用语诙谐，引人发笑，人称“滑稽二黄”。柏宝川子承父业，仍在天桥三角市场撂地唱“滑稽二黄”，也被人称为“云里飞”。

唐二没少看他的玩意儿。他正在跟云里飞聊得热乎着呐，又听身后头有人喊他：“唐二哥我接你来啦。我估摸着你该回来了。”

唐二回头一看是刘大海。刚要跟大海说说买了些啥铁活，冷孤丁让云里飞抢过话茬儿说：“这是大海吧？”云里飞揉揉老眼，喜出望外地说，“是，是大海！没错儿！孩子呀……”

“柏大叔，您今儿个这是怎么啦？一惊一乍的？”刘大海不解地问。他哪里知道，在他躺在铺上养伤的这些日子里，云里飞、小金牙、大兵黄、朱二麻子、活济公、蹭油的、大狗熊、赛活驴这几位有名的八大怪，还有其他数不清的艺人们，为他担了多大的心，着了多大的急呀！就拿云里飞来说吧，为了刘大海一家的悲惨遭遇，就掉了好几回老泪。人们都以为大海活不成了，如今见到大海死里逃生，又是在大街上冷孤丁地见着的，云里飞真是百感交集，又是惊讶，又是激动。

“小子，有你的！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呀！这也是你爹为民除害，积下的德行呀！为人多办好事儿，多积点儿阴德，有个天灾病业的，也能闯过去。那些一天到晚冒坏水，干缺德事儿的主儿，别他妈的沾上病，一沾上就甩不开，非吹灯拔蜡不可！你们记着，我说的比写的还准呐！”云里飞发表了一通高见，注意到大海挨到唐二身边，伸手摸着唐二肩上的麻袋，觉得奇怪，就问道：“我说小子，你跟你唐二哥瞎嘀咕什么哪？”

“大叔，您准知道林家湾儿的事吧？”刘大海说，“马顺子让白秃光活打死了，他家里头的孩子大人还得吃饭不是？唐二哥出了个招儿，他跑外，我打内，我做点儿铁活，他管卖出去。他还外带着跑鬼市进点儿料。



挣俩钱儿，帮助马顺子家救救急！”

“好！是这话！你们哥儿俩还空着肚子呐吧？接住了！”云里飞掏出两块钱向刘大海扔过去说，“干归干，肚子可不能让它亏了！全来顺的羊肉包子不错，去，往饱里吃！再喝碗炒肝，听见没有？”

“别，别！大叔，干嘛让您……”大海推辞道。

“你少给我装孙子！”云里飞半气半恼地说，“你刚几天不露屁股呀？你忘了？拖着半尺长的过河大鼻涕，在大街上满世界跟着你爹的黄土车跑。那会儿我少给你买爆米花、烂蚕豆吃啦？真是的！你们塞饱了别忘了给你妈，还有马顺子家的那娘儿几个，给他们捎回点儿去！”

“哎。”刘大海和唐二不由得同时答应道。

钱不在多少，使唐二感动得鼻子发酸的，是云里飞柏大叔的这片热心肠。唐二想起来，在刘大海他爹怒杀陆鸿奇后，云里飞编了段儿单口相声，不点名儿地讽刺陆大肚子在孙少帅的指使下霸道横行，最后罪有应得。外五区警察署的巡长马成明硬说他逗哏不妥，禁止他再演下去。他平时在天桥撂地，还是表演滑稽二簧，用纸烟盒子糊成各种盔头，上带各种烟卷商标，什么大婴孩、哈德门、老刀牌、红锡包等，五花十色，十分滑稽。他表演时身穿一件蓝布大褂，套上一件用洋面口袋染红的坎肩，这就是行头了，演各种不同人物，只换盔头不换衣裳。演周瑜，盔头上得带翎子，那翎子是把竹杆劈开削薄，上头绑上红红绿绿的鸡毛做成的；马鞭是用花花绿绿的麻绳捆在短棍上做成的。髯口是使头发做的。唐二爱看他的玩意儿，常常被逗得捧腹大笑。老头子挣俩钱儿不容易。可是他见不得穷哥儿们揭不开锅。大海爹杀了陆大肚子，大海不知死活那阵子，他常把一天敛来的钱抽出一多半给朱二麻子送去，算他凑的份子，给大海家救急。唐二望着远去的云里飞的身影，又瞅了身边的大海一眼，心里头不由得一热，心想，要不是这些热心肠的人从牙缝儿里挤出油水救大海，兴许大海早死多时了！俺看明白了，天桥虽说是杂八地，可还是好人多，穷人多，热心肠的多！俺那亲人一准儿能遇见热心肠的人！

当唐二背着铁货麻袋，大海捧着十几个冒着热气的羊肉包子进了十八狱大杂院院门时，吵着闹着迎出来的是大宝和他姐姐妞儿。

“大海叔，唐二叔，你们来的正好，我妈把铁砧子、锤子什么的全翻腾出来了。我妈说，还缺两样东西。”



“缺啥？”唐二问道。

“缺块锡跟煤球儿。”大宝抢着说。

唐二从口袋里掏出剩下的一点钱，这钱还是昨儿晚上他找刘世才借来的，他数数零钱，分给大宝和妞儿说：“你们俩，一个买煤球去，别忘了带一毛钱的劈柴来，一个上东头小市买块锡去。拿着热包子去！”

“唐二叔，买锡不用现钱。我妈说上北头郝大爷那儿能赊点儿来，这钱您留着吧。”妞儿懂事地把钱又递给唐二，走了两步又回头叫道：“唐二叔、大海叔，我们家来了个生人，跟我妈又吵又闹，怪吓人的。”

唐二和大海忙朝马顺子家住的北房东头的小屋走去，隔着风门子窗户纸，刘大海就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。他没等进门，就大喝一声：

“胖红玉，你个骚狐狸精！给我滚出来！”

“哟！这是谁呀？高声大嗓的，一点儿规矩都不懂！”随着风门子响，从屋里扭出胖红玉这个“怪物”来。她穿红挂绿，脸蛋子抹得像猴屁股似的，人没出来，话先出来了。这个一贯道专诚坛大天王张忠正的老婆是专门闻腥儿的，天桥地面上，哪儿有穷家主让混混儿或地痞恶霸给打了，她便往哪儿钻。昨儿晚上，她跟张忠正上孙少帅府上参加堂会，听到两个新闻：一是孙少帅正在打春华园坤书馆的名角儿红宝的主意。这红宝是董寡妇给唐忠翠起的艺名，她正是唐二日夜思念的爱女。第二个新闻是天桥五虎血洗林家湾儿，把公记料器厂掌柜的张贺新吓疯了，白秃光把看车的马顺子打死了。这第二条新闻使胖红玉更感兴趣，她又一打听，敢情马顺子有个小闺女，模样儿长得不错。就为这，她今儿个一大早就跑来了。她出了屋门，抬头一看，是两个汉子，一个是威镇天桥的唐二，一个是她已经算计过的刘大海，这可把她吓坏了。可是，她毕竟是专诚坛的女坛主，不大离儿的世面全见过。她忙凝神静气，倚着门框，轻浮地笑笑说：“哟！敢情是大海呀？忘了我给你做佛事救你命那会儿啦？可别过河拆桥呀！”

“你个骚狐狸精，你把我妹子……今儿个有你没我！咳！”大海脸变得像白纸一样，两眼瞪得像包子，猛地一头向胖红玉撞去。人们吃惊地“啊”了一声，抢着去拽大海。可是人们没拽住，只见大海也“啊”了一声，倒在地上。

第 30 回

众艺人齐寻唐杨氏 西霸天迁怒白铁嘴

上回说到大海一见胖红玉，怒火攻心，不顾一切地向胖红玉撞去。这一撞把胖红玉撞了个仰八脚子，脑袋磕在门框的一只旧铁合页上。也巧了，那合页上有个大钉子帽儿没钉实，露出多半寸来，这一下全扎进胖红玉耳朵垂上了。胖红玉痛得一挣，整个左耳朵垂全下来了，那血顺着脖子，像小河似的流了下来。大海的头撞在胖红玉的下巴颏儿上，把胖红玉的门牙生给撞下两颗来，还把舌头尖儿咬下来了，血顺着那脖子、下巴向下流。人们把大海从胖红玉身上拽起来，发现胖红玉胸前的肥大乳房上也有殷红的鲜血，以为大海用刀子之类扎了她。等大伙再一看大海的下巴颏和前胸，也是鲜血，大海双目紧闭，呼吸微弱，已经昏了过去。人们这才明白，大海是用力过猛，吐了血。

“好啊！你……你……哎哟！疼死我了……”胖红玉连句整话都说出来了。可是她心里头清楚，知道大海是为了他妹子秀兰被骗失身，惨遭污辱才不顾一切地要跟她拼命。她明白，再呆下去，等大海醒过来，把事情真相全抖搂出来，别说唐二能要她的命，这十八狱满院子的人谁也绕不了她。想到这里，她不顾寻找掉下来的左耳垂儿，也不顾满嘴往外冒血，从地下挣扎起来，抱着像血葫芦似的脑袋，冲出院门，朝林家湾儿胡同口逃去。她今几个一早来马顺子家，是要打妞妞的主意。这回倒好，没得一点儿便宜，脑袋还成了血葫芦。

唐二和大宝娘，还有没出门的十八狱的老街坊们，都被刚才发生的一切闹蒙了。人们掐人中，捶腰窝背，把大海救醒。大海挣扎着要站起来，



唐二把他按在自己腿上，让他半躺半坐，唐二问道：“这是咋回事呀？一惊一乍的，俺都糊涂了。”

“这个骚……骚……骚货，把我妹子……骗了去，让那……那些畜牲们给……给糟蹋……”

唐二一听，心头一震。在这一刹那，唐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因为，大海娘是去专诚坛办佛事，带回无极老母赐的仙丹，大海吃下去十分见效，这一切大海全知道呀。唐二也是听他们说的，才对专诚坛产生好感。唐二自幼随唐和尚习武，在庙中生活多时，当然对神佛还是敬的。他甚至幻想“要是孩子她娘，还在天桥的话，也许带着翠翠进了哪个坛修行呐，那可太好了。”刚才大海的几句话，彻底打碎了他这一幻想，而且是那么突然。这可能吗？唐二想起来了，大海的妹子秀兰自从打专诚坛回来后，总是少言寡语，像遭霜打了一样，有时一天也不说一句话，别人跟她说话，也没反应，像个活死人。唐二觉得奇怪，可人家姑娘家的事，怎么好打听呢？唐二还想起，秀兰时常眼挂泪花，她娘有时也挂着泪花，强装笑脸和唐二说话。唐二一直纳闷儿，现在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

“这个挨千刀的！她又来打我姐姐的主意！”大宝娘骂道，“老天爷有眼，怎么不打响雷劈了他们，我那姐姐才九岁，他们就惦记上啦！我×他们八辈祖宗！”

那胖红玉一手捂着不住流血的左耳朵，一手捂着不住流血的嘴，磕磕绊绊。刚出林家湾胡同口，和一个人撞了个满怀。那人一抬脚使了个绊儿，胖红玉又趴下了，痛得她像杀猪般叫了起来。那人没好气地吼道：

“你眼睛长到屁股上去啦？瞎撞什么丧……”突然，那人收住话头，仔细看了看胖红玉，大惊失色地说：“这不是胖坛主吗？你这是怎么啦？快，快起来！”

那人扶起胖红玉。胖红玉忍住剧痛，睁眼一看对方，惊叫起来：“是六爷呀？你来得正好，快！快！咱得快走！”

原来那人正是西霸天朱六。平时，胖红玉仗着丈夫与孙少帅的关系密切，见了朱六总是以“老六”相称。今天她这是怕大海和唐二追出来揍她，才屈尊叫突然出现的“救星”朱六为“六爷”。朱六盯着胖红玉端详着，心里直纳闷儿：这个平常看上去肉肉头头的娘儿们，今天这是怎么啦，怎么让人打成血葫芦了呢？朱六心头一闪：准是她出来养汉子，让人

家给堵住了，所以挨了揍也不敢较真儿还手，只有撒鸭子跑的份儿了，这才和自己撞了个满怀。想到这里，朱六也不再多问，搀扶着胖红玉说：

“我说胖坛主呀，您就别神眉鬼道儿地吓唬人了行不行？有我在这儿，谁敢把您怎么着呀？这么着吧，我搀着您上重生诊所瞧瞧去吧！您这么着回家，非吓死两口子不可！”

正是九点多钟的时候，天桥街里头人全满了。朱六搀着胖红玉出了林家湾儿，一进三角市场，可就不好走了。人挤人，人蹭人。许多游人光抬头瞪眼朝两边瞧玩意儿，不管身前身后身左身右有没有人，踩了人家的脚也不知道，只顾争着瞧热闹。那街两边一个接着一个的场子里，锣鼓钹一块响，练玩意儿的把式们“嘿”“哈”的吆喝声，卖吃食的叫卖声，游人们的吵闹声，这个撞了那个的腰，那个踩了这个的脚的叫骂声和争吵声……简直乱成了一锅粥。胖红玉今儿个算走运，有朱六给她开道，撂地卖艺和做小买卖的全认识这个西霸天，没人愿意跟他怄气，见他来了能躲就躲。游人们一见他那个凶神恶煞的架势，也让他三分。这么着，朱六和胖红玉这两个人走得还算顺利。当他们走到朱韦的杂耍场子前时，却被从南边、北边往这儿拥挤的人们阻住了。胖红玉那伤口让汗水一浸，针扎似的疼，她便尖声尖气地又叫又骂。许多游人都扭过头来看她。

这时，只听朱二麻子在场内大喊道：“各位上眼！瞧见没有？这是什么？血！是老母鸡的血！等我们哥儿几个练完了‘钉板开石’，就把这只老母鸡扔锅里煮煮吃……”

“哈哈哈哈！”没等朱二麻子说完，靠道边上的这面爆发出一阵大笑声。有人还戏谑道：“朱二麻子，你有多大的锅呀？煮得下这只老母鸡吗？”

朱六一听这话茬儿，心头火起，大喝道：“怎么着？全活腻烦啦？敢拿老子开心！看打！”说着，跳起身来，把站在长凳上的一个游人拽下来，提着脖子问：“你刚才放什么屁来着？”

“你……你……我没招你没惹你的，找什么碴儿呀？”游人不认识朱六，辩解道，“朱二麻子在里头说开场白，我搭了句茬儿，碍着你什么啦？”

“你不是嘴损吗？你敢指着秃子骂和尚，六爷就专门打你这张嘴！”说着，啪啪两个耳光，打得那游客满嘴流血，摔倒在人堆里。人们哗然，惊



叫起来。

“怎么啦？外头是谁打谁呀？”朱二麻子在场子中间正在往钉板上躺，准备表演“钉板开石”，听见外头打起来了，忙问靠道边的几排看客。因为他今天表演拿手的“钉板开石”，看客围得水泄不通，许多看客还站在后排的凳子上，排成一道人墙，他根本看不见大道上发生的事情。

“朱二麻子！你他妈的幸灾乐祸，看六爷的笑话，今几个六爷要教训教训你！你给我滚出来！”朱六打了那个看客，还是不解气，在大道中间，插着腰，冲朱二麻子叫起阵来。

“是这小子呀！”朱二麻子没见着人，就听出是西霸天朱六的声音。他不慌不忙地穿上小褂，向靠道边的这面观众一挥手说：“各位老少爷儿们，请让开一条道，让他进来！”

人们果然让开一丈多宽的通道。朱二麻子立刻看清了朱六和他身后胖红玉的那样子，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了。他今天只想乘上人多，做几场生意，不愿意跟朱六混搅，便一抱拳说：“是朱掌柜的呀！哟，还有胖坛主！胖坛主这是怎么啦，怪吓人的！快请里边坐坐歇会儿！刚才我那几句话可不是故意冲胖坛主说的呀，不信您瞧！”说着，朱二麻子朝场子中间一指。

朱六顺着朱二麻子指的方向一看，气立刻消了一大半。他强装笑脸说：“朱老板多多包涵！刚才兄弟出口不逊，也是出于误会，误会！”说着，朱六真的拉着胖红玉进了朱二麻子的场子。他是想圆圆这个场，怕朱二麻子记他的仇。

为什么朱六朝朱二麻子的场子里一看，火气顿消呢？原来，他看到那块钉了二百八十个大钉子的板子上，溅满了鲜血。钉板旁边，有一只还在微微挣扎的老母鸡。老年头天桥杂耍艺人，表演一些节目之前，要祭神。刚才朱二麻子在表演“钉板开石”前，也先“祭板”，就是将一只老母鸡高高举起，朝钉板的钉子尖摔下去，如母鸡当场死去，则表演这个节目时一定安全。就在朱二麻子摔老母鸡时，朱六拉着血葫芦似的胖红玉从这儿路过，听见朱二麻子在里头高喊“血”呀“鸡”呀的，心里这才窝上火的。

转眼间，朱二麻子和朱小麻子表演完“钉板开石”，在一片喝彩中，人们纷纷往场子里扔钱，朱六为了消除误会，也掏出一块钱扔进场内。这时，朱二麻子不去敛钱，只见他双拳高举，向四面看客作揖道：“各位老



少爷儿们，兄弟还有一事相求。我有个朋友叫唐二，他的亲人失散在咱这天桥地面儿上了。他内人姓杨，随夫叫唐杨氏。他们两口子有个十几岁的闺女叫唐忠翠。一年前唐杨氏带着闺女来天桥投亲，至今下落不明。求各位费心给打听打听。有知道这娘俩下落的，给报个信儿，兄弟一定重谢！”

朱二麻子这是按照杨明前些天的布置，帮唐二打听亲人的下落。他负责的天桥西片的艺人们，也都跟他一样，利用卖艺的机会，替唐二寻找亲人。

本来，朱二麻子是无意说的，可西霸天朱六却是有意听的。朱二麻子的话音一落，朱六的脸色全变了。他忙向朱二麻子一抱拳说：“朱老板，你可多多包涵着点儿！咱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跟一家人干上了！哈哈！”说着，朱六领着胖红玉出了朱二麻子的场子，向南头挤去。

朱二麻子是个细心人，他见刚才朱六变颜变色的，心里微微一震，暗想：“说不定唐二的亲人与这家伙有关系，谁不知道他西霸天买卖人口，糟蹋妇女呀！”

那朱六拉着胖红玉，又在人群里挤开了。刚才朱二麻子那一席话，使他心神不定。走出老远，还下意识地回头朝朱二麻子的场子张望。快十点了，太阳渐渐毒起来，一点不糟蹋地晒在人们的光头上、脸上、身上，人们又抹起大汗珠子来。当朱六拉着胖红玉往南走了不到二百步，又被人群挤得动不了窝儿了。原来路西紧靠道边儿，是云里飞柏保川的场子。

“六爷，您老人家今儿个有兴致，我这就给您腾地方！”一个歪肩膀，像个大烟鬼似的人一见是朱六，忙点头哈腰地把自己占的好位置让给朱六。

朱六也不客气，一拽胖红玉，让那胖婆娘站在他头里，他扶着胖红玉的肩膀朝云里飞的场子里看去。这胖红玉过去跟朱六就有过不清不白的事，正因为这一点，朱六今天才这么热心肠为她开路当保镖，送她去治伤。胖红玉呢，虽然掉了半个耳朵垂儿和两个大门牙，这会儿倚在过去的情人的身边，伤口好像也不那么疼了。

云里飞的场子里有一桌二凳。云里飞这会儿头戴大婴孩烟卷盒糊的帽子，帽子顶伸出来一尺多长朝天撅的小辫子，小辫子上系着一条好几尺长的大红绸条，脸上还抹满大白，两腮上涂两个红圆圈，像两贴膏药似的。他这是刚唱完《玉堂春》的折子戏，主要是演老鸨拿苏三当摇钱树，见王



金龙的钱已被掏空，便想方设法挤兑王公子走。云里飞这副扮相是老鸨的打扮。只见他学老鸨在场内扭了几扭，突然，他来了个亮相，眼光朝上翻，两手缩到胸前，扣着手指头，像要抽筋儿；两腿哆嗦着往下弯，接着全身都哆嗦起来，连眼泡子、两腮的肉也哆嗦起来。这无疑是一手硬功夫。在一片喝彩声中，他一边继续哆嗦，一边翻着白眼儿，颤声颤气地道起白来：

“奴家开窑子，赚下昧心钱。招来无常鬼，送奴上阎王殿。这不是，王三公子在阎王面前告了奴的状。阎王要将奴扔到油锅里头煎。哎哟哟！洪洞县的父老们，快救救奴家呀！”说着他哆哆嗦嗦地跑了个圆场，又赢得一片喝彩。在一片叫好儿声中，云里飞收住脚步，摘下帽子，解下朝天撅小辫子，严肃地朝看客作揖道：

“戏文是人编的，能告诉人们一点儿做人的道理。在下有个兄弟叫唐二，与发妻唐杨氏、女儿唐忠翠失散多时……”

朱六一听话头，心里就不是滋味，忙拽住胖红玉离开云里飞的场子，又朝南挤下去了。不知为什么，他后脊梁骨直冒冷汗。

人越来越多，往南每挤一步，都够费劲的。朱六半拽半搂地总算把胖红玉弄到万盛轩戏园子左首的重生诊所。孙铭义大夫一看胖红玉那伤口，暗暗吃了一惊，猜想这婆娘准是跟谁争风吃醋掐起来了，连耳朵都让人家揪下去一块。

胖红玉这回可不怕了。刚才挨揍时的那种慌劲儿，这一路上早冲淡了。这会儿又有朱六在旁边护着，胆子自然更壮了，便把刚才在十八狱的遭遇说了一遍。

西霸天气得咬牙切齿。他从昨天就恨外五区警察署偏偏在这个时候把唐二放出来，没想到这个唐二一出来就三下五除二，把他最得力的打手天桥五虎收拾得那样惨，还给抓起来一个。他留下胖红玉治伤，连忙一个人跑到外五区警察署找马成明巡长为白秃光求情，上上下下都使了钱。然后，他跑到拘留所找到白秃光，千嘱咐万嘱咐，一边让白秃光千万别供出事先预谋血洗林家湾儿的事情，一边答应一定要把白秃光保出来。至于在家里养伤的一只虎张叫穷，朱六根本不爱答理他，还扯着嗓子骂了他一顿“窝囊废！”

唐二把天桥五虎打得屁滚尿流，这件事很快在天桥街里街外流传开